

1005红手印

要求佳木斯监狱释放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林泽华、张普贺屡遭迫害致残疾。很多民众听到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呼吁求助的声音，纷纷伸出了援手。目前已收集到 1005 名民众的签名、红手印，要求佳木斯监狱放人。张普贺冤狱期满已出狱，经司法鉴定确认为“二级伤残”。林泽华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

林泽华，家住黑龙江友谊县凤岗镇。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在弟弟林振华家中被绑架。二零零八年三月，被友谊县人民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五监区二分监区。关押期间，狱警经常指使“包夹”谩骂侮辱，百般刁难，到监狱仅仅四个月，就被迫害瘫痪。老父亲在思念儿子的悲愤中离世，八十五岁的老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盼望儿子早日归来。



图：林泽华



图：张普贺

张普贺，家住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农垦管理局勤得利农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得流离失所，到佳木斯暂住。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佳木斯市前进区公安分局恶警们闯入住处绑架、刑讯逼供、酷刑折磨，遭诬判十年，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三日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张普贺曾被狱警三万伏电棍电击身体敏感部位、拳脚相加猛打、长时间关小号、



图：民众按红手印要求监狱放人

在监狱医院注射不明药物，导致双腿浮肿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在监狱关押期间，张普贺失去了双亲，妻子被迫与其离婚。

两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看到自己的亲人为坚守信念，竟遭受如此多的苦难，非常痛心，多次请求监狱放人回家照顾，监狱以各种理由搪塞。家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向社会民众求助，请求民众帮助呼吁释放两名已造成残疾的亲人回家。



过年时，朋友谈到眼下贪官腐败，明白人争相退党的现象时，朋友说了一件发生在山东某县的事。

2012 年下半年，山东省某村书记召集党员开会，等了半天没人来，于是书记到党员家里找。来到一户党员家，见一屋人正在聚精会神的看电视，书记看了一会看明白了，原来大伙看的是《九评共产党》的碟片。

书记觉得他们没把自己这个书记放在眼里，不给点厉害不行，显不出书记的威望，于是打了举报电话。很快派出所开来了三辆警车，将看电视的八名党员连拽带踹地拉走，将八个人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每人罚了 200 元钱放回。

这八个人想来想去觉得警察这样不合法，

发到家门口的碟子我们有知情权看，了解实情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因为这个事被抓还被打、被罚钱，并且关了一晚上，公民连点人身自由权也没有了。大伙越想越不服气，随即决定一起去了县政府告了村书记。县政府的人接着打电话找书记来，核实了情况后让书记将人带回，并将每人罚的 200 元钱退回。

这些人回来后一合计，事情不能就这样了了。于是一齐来到书记家，让书记跪在地上。书记也知理亏，乖乖地跪在地上。八名党员一致要求书记赔偿他们肉体上、精神上、人格上所受的损失。书记跪在地上给他们磕头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钱，承认自己错

了，让大伙宽恕他。大伙七嘴八舌地说：我们看个碟子你举报，认为法轮功好欺负，法轮功哪里不好？比你们这些狗官强多了，法轮功不贪不占，你敢说说你贪了多少钱？不问你要多了，先一人给我们赔偿一万再说。

书记磕头求饶，最后拿出 25000 元钱给他们，八个人一人 3000 元，还剩 1000 元。这几个人就说，这 1000 元钱我们去喝酒了，你也沾光一起去吧。真是民意所向，民心不可欺。



2002 年 6 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藏字石”，石头断面上显现“中国共产灭亡”六个大字(见上图)，后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

“人性化”管理背后的关禁闭、坐小凳、安检……

【明慧网】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又名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警察号称“人性化”管理，可是其背后是野蛮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这里，首先被关押到三楼的四大队（队长丁杰，教导员吕培红，警察钟景川、师帅、路博雅、刘莉和王海英），这里是专门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转化”的大队。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一直到深夜十点至十二点睡觉，中间不许休息，长时间不让上厕所，强制法轮功学员坐在小凳（不到一尺高）上看电视，内容是诽谤大法或灌输其它东西等，目的是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写“五书”。如果抵制不看或把眼睛闭上，就会受到恶警的训斥或体罚。狱警还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矫正纪实”和“作业”，如果不写，就会被加期（即延长劳教期限）。

每天被强制坐在小凳上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腰酸背痛，两腿发麻失去知觉，臀部疼痛难忍。有的人臀部都硌出血了，普通劳教人员说法轮功学员的臀部都坐出两个黑圈来。每天都要承受这种体罚，稍不注意，还要被长时间罚站。

不向恶警妥协的人，就被关禁闭单独隔离，每天有几个人“包夹”（参与迫害的普通劳教人员）看管，不许和任何人接触、说话，还要遭到“包夹”的围攻和谩骂。戒毒所叫封闭式管理，把人单独隔离、限制在仅十平方米的屋内，窗子通常是朝北的，终日见不到阳光，玻璃是被贴封起来的。（如果有人被关在南侧稍微大一点的屋子里，人也要被限定在地面四至九块方砖之内不得逾越。）人在屋子里不许上床，不准去窗边，不准靠近门旁，不准随便走动，更不准出屋，必须端坐在小凳上。男警察在监控器前监视，用呼叫器随时大声呵斥，“包夹”不断吆喝提醒。如有警察进屋必须马上起立问好，法轮功学员之间看都不许看一眼，更不准说话。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不定期的“安全检查”。警察会突然闯进来，逼迫法轮功学员脱衣服，从外至内，甚至短裤，警察在一旁不停地吆喝：



酷刑演示：强迫长时间坐小凳

“脱、都脱。”屋里被掀翻的破旧泡沫垫子和垃圾棉做成的被褥散发着刺鼻和令人窒息的霉味，床上床下一片狼藉、尘土飞扬后，警察没翻到所要找的和法轮功有关的东西后，就扬长而去。夜间有值班的男女警察嘻嘻哈哈大声说笑声伴奏，起床后又整日泡在无休止的强节奏摇滚乐中。想坐床上休息一下，马上被“包夹”赶下来，稍不听从警察就会斥责、恐吓，再不听从就会有男警察来强行拽人，甚至是打人。

佳木斯七位法轮功学员被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折磨迫害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佳木斯七位法轮功学员——任淑贤、项晓波、刘丽杰、赵娟、张淑英、王英霞和崔秀云，被秘密劫持到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尽管当时她们多数身体状况被折磨的已经很差，却被戒毒所强制接收。从那时起，她们经历了整整三个半月的单独隔离迫害，直到二零一三年一月底这种高强度“转化”迫害才暂时结束。

任淑贤：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任淑贤被戒毒所迫害致心脏出现危急症状，被劫持到劳教所外的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劳教所还让任淑贤自己承担全部费用。回到劳教所后，任淑贤仍被强制坐小凳，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法承受，她想坐在床上休息，无数次的被警察从床上赶下来，最凶恶的是四大队的王海英和路博雅，甚至有男警察王子鹏帮凶，把任淑贤从床上强拉下来。目前，任淑贤的身体状况很差，经常打点滴，有两次夜间差点背过气去，随

时有生命危险。

项晓波：因为不背“所规”、不参加强制奴役劳动，项晓波被迫坐小凳，被折磨得进食困难，胃部疼痛时，警察强制给她输液，却也要坐在小凳上完成。高强度的身心折磨致使原本健康的项晓波一度难以自控、精神恍惚。

刘丽杰：被迫害心脏难受，腰腿疼痛，人明显消瘦。每月被扣分，预谋加期迫害。

赵娟：家属和律师接见时，捂着胸口出来的，长时间心脏难受，人非常消瘦。

张淑英：由于家在外地，无人来接见，劳教所对她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面对戒毒所无休止的折磨，张淑英无奈采取断断续续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心率常在110次左右。

王英霞：心脏严重不正常状态，身体异常消瘦。

相关迫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

所长：张洪彦（办公电话 0451-82412158 / 82447118）

政委：侯雪峰（办公电话 0451-82412663 / 82447116）

副所长：武振东、程子洪（办公电话 0451-82406038 / 82447023）

法制科科长：梁雪梅（女）（办公电话 0451-82447302）

法制科：宋之宇（办公电话 0451-82447301）

管理科科长：郭彤旭（办公电话 0451-82447045）

办公室：杨明君（办公电话 0451-82447067）

四大队队长：丁杰（办公电话 0451-82447080）

四大队教导员：吕培红（办公电话 0451-82447081）

四大队警察：钟景川、师帅、路博雅、刘莉、王海英（办公电话 0451-82447081）

路博雅手机 13796105666，王海英手机 18346102018

戒毒所医院：李冬梅（办公电话 0451-82447085）朱晓荣（办公电话 0451-82447090）